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三十一回 小姑娘看淫書津津講學 老夫妻吃熱藥狠狠團春

石氏暗想：姑娘前日說尚是閨女，我畢竟有些疑影，休說文相公儒雅風流，姑娘與他同床三夜，不能無情。只看姑娘這一種窈窕身材，妖嬈容貌，透骨風流，此時病中蹙額而眠，如煙中楊柳，雨內芙蓉，兀自令人銷魂。何況笑口初開，歡情乍暢，感恩報德，惜貌憐才，宛轉於腰肢之間，浹洽於肌膚之際，文相公當此，有不心醉神怡，探珠點玉者乎？姑娘，姑娘，只怕知心如我，猶未能全信耳。因將手悄悄向被裡，從褲管中伸進，把一指輕探入璇姑玉戶，只見葳蕤緊鎖，菡萏嬌含。璇姑睡中一驚，身子直翻過來，石氏嚇得粉臉凝羞，姣容失色。幸喜璇姑疲乏已極，翻轉身來，仍睡去了。石氏方才放心，上床而睡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我姑娘如此幽貞，真是人間少有。文相公恁般方正，果然世上無雙。我丈夫有這等妹子，嫁得這等妹夫，真好僥倖也。」這裡石氏自思自喜，那邊李四娘回家，因說不動璇姑，和衣倒在床上，悶悶不樂。又因是中秋佳節，多吃了幾杯酒。又嘈了那許多風話，倒引得自己慾火上升，翻來覆去那裡睡得安穩？只得伸手下去把陰戶盡力揉了一會，出了些火氣，爬起來，吃了兩碗冷水，心上涼了一涼。覺道好些。然後把璇姑之事，打算起來道：「方才那種光景，直頭毫無門路，公子這銀米如何消釋？明日且去探著他所想之人，給公子一信，也就算不得無功食祿了。但那後手一個元寶，如何得滾講來？」直想到三更天，忽然想著道：「是呀，那不識風情的女子原有四著仙棋。如今我止下得一著，怎就退悔起來呢？當初我母親替人設謀定計，不知破了多少閨女的真身。改了許多寡婦的節操，怎麼生下我這不肖女兒。一個人就弄他他不倒！我曾記得《傳授心法》說是一切婦女只怕他情竇未開，便心正無邪，凜然難犯。我有四著棋是專開情竇的，對鎖鑰匙，任你千貞萬烈都走不穿跳不過的，到得情竇開時，便如黃河水決。聞他不住，我不引他，他自會來尋。這四著棋是叫他耳聽著淫語淫聲，眼看著淫書淫畫。我如今才說得幾句淫話，沒曾打動，那裡便有決絕回音？明日須把那三首棋子，一齊都下，自然便有效驗。」想定了主意，滿心歡喜，便覺疲倦起來，睡了一覺，已是天明。急急爬起，取些冷水洗了臉，就走進來。

公子早在廊下伺候，慌忙領至東宅。四嫂把自己的說話述了一遍，公子手舞足蹈的喜道：「說得好，說得好！就是泥神也要動心了。」四嫂道：「那知他竟是沉沉睡去，弄得小媳婦情興索然，只得回家安置。」公子大驚道：「有這等怪事！便怎麼處呢？」四嫂道：「我到家，一夜不睡，又想了三條妙計在此。」因把祖傳秘訣述了一遍。公子想了一會贊道：「這真是仙著，但是怎樣行法？」四嫂道：「淫畫是不便拿給他看，老爺可有繡像淫書畫得出色的，待小媳婦拿兩本去，只算送他解悶，等他自去翻看，這不是兩著棋並做一著下了麼。至那淫聲一事，須要張老娘做將出來，老爺自去吩咐他方妥。」公子道：「前面兩著棋，別人家未必現成，我家卻無所不有。我嫌那淫書上繡像呆板，叫名手畫師另畫，真個面目嬌豔，情態妖淫，比著平常的春宮冊頁還勝幾倍。只消拿兩部去就是。獨有末後一著，我卻難於出口，要你替我轉達的了。」因急去取了書並三兩銀子交與四嫂道：「這銀子給與張媽，須要妝龍像龍，妝虎像虎方好。」

四嫂應諾出來，尙向張媽說知。張媽脹紅了臉說道：「我這樣一把年紀，怎好妝這鬼臉，到日裡邊如何見他面呢？」四嫂道：「你須曉得公子性兒，我昨日那些風話又是肯的嗎？也只為銀子面上。你只消到晚上吃幾杯酒，蓋了面孔，他便認你酒醉。就不也是正經夫妻的事，又不偷了別人的漢子，怕甚麼丑呢？我們小戶人家，隔著板席就有人睡，若像你這樣面重，也過不得日子了。我記得那年與你四叔做事，興發起來，我性命都不顧了，嘴裡邊心肝乖肉親爺老子流水的喊出來，把一張床咿咿啞啞的響個不住，鬧得那隔壁錢老爹半夜不曾合眼。明日看著我，扯開嘴只顧嘻嘻笑，被我彈著榧子說道：『你笑我麼？我家夫妻兩個幹事，又不開著門養漢，有啥仔好笑？那家子不是這樣來？那啞著聲不發出來，妝腔兒怕人聽見的，敢倒是虛心而走邪路的。老娘是正經直頭子人，幹得快活就喊兩句，卻是拳頭上立得人起的。你敢扯著屎嘴笑我麼？』那錢老爹被我一頓數落，老大沒趣，我臉上紅也沒紅一紅，有啥仔害羞呢？」張媽道：「這也罷了。只是我家的東西是棉條樣軟的，怎的興發？」四嫂道：「這銀子就是你的興了。你一面想著銀子的好處，一面思量少年時幹事那樣的高興，把張老爹緊緊拿住了，把身子亂顛亂凸，搖那床咿咿啞啞的響，把銀子當了張老爹，嘴裡心肝老子的浪叫。他們在隔壁聽了，那裡知道是假的，自然認你快活到極處了，聽動了火，怕他不心裡發起癢來嗎？」

張媽點點頭，接了銀子。四嫂道：「我還有句話問你，你這大姑娘許了人家沒有？我看他出神光景，定是想著甚人，你可知道是那裡人，甚名甚姓，家道如何，可有才貌，是怎樣訂約的，細細說給我聽。」張媽道：「自從過了七月半，他們通不和我說甚話了，我也虛心病，沒再去問他。從前劉孀子說過，他有個恩人姓文，住在吳江，是個秀才，祖父都做過官，卻沒提起名字。劉大叔把璇姑娘許給他做小，那姓文的留一床褥子，要了璇姑娘一個手帕去，原說半月內就來娶的，過後不見他來，劉大叔才去尋的。只不知他的窮富，那相貌據劉孀子說，與璇姑娘正好做一對兒。」四嫂道：「我便疑心大姑娘睡著那條褥子，怎這樣富麗？配不上那帳子被頭，原來是姓文的留的表記。他有這床褥子，家裡定然豪富；又是個秀才，想必也有才學與大姑娘正好做一對；這相貌不消說是標緻不過的了，怪道我的說詞說不進去。如今且去與公子商議則個。」於是別了張媽，急向公子說知，公子跌腳歎氣，急去通知聶元。四嫂出來，做飯吃了，來看璇姑。這日璇姑身子略好，正在勉強梳頭，四嫂嘻著嘴兒道：「昨日我也吃不多酒，怎麼就吃醉了？在這裡不知說了許多癡話，敢怕笑壞了你們哩！」璇姑道：「酒在肚裡，事在心頭，那裡是癡話，也沒人敢笑你。」四嫂道：「只要你們不笑就是了。老實和你說罷，你就是笑我，我也要說。我是這樣見識，人在世上不多的日子，每日扯開嘴只是笑，才不枉了為人一世；若是終日蹙著眉頭，淹淹悶悶，便與陰山背後愁神怨鬼無二。裡邊大奶奶姨娘們，心裡有甚煩惱就來尋著我了，我走進去，連屎帶臊一陣亂嚼，把一屋子人都哈哈的笑了，大奶奶好不歡喜，說道：『李四嫂，你是真個佛見笑哩！』大奶奶不過口頭言語，被這些姨娘姐兒們一傳，就傳出了名，後來我走進去，不要等我開口，他們就先笑做一堆，說是『佛見笑』來了呢！我說道：『佛見笑還不足為奇，我是石見笑哩！』大奶奶道：『怎麼是石見笑？』我說：『那佛最會笑的，你看那彌勒佛，成日扯開一張闊嘴呵呵的，是個極會討快活的人，不消我去對著他要子。只有那石頭是個笨東西，再不會笑的，不等我開出口來，他就亂滾著笑做一堆，這不是石見笑麼？』大奶奶笑道：『好婆子，倒被你罵了去，把我們都當做頑石點頭哩。』

四嫂正在隨口亂嘈，只聽外邊有人叫喚，張老實接應出來道：「我說是誰，原來是胡朝奉。朝奉回家有四五年光景了，是幾時來的，寶貨可是在斷橋麼？」胡朝奉道：「我是本等不出來的了，被一個朋友拉出來，說我的主顧多，要領他認識認識，只得又來走一遭。下是下在斷橋，卻帶不多貨來，一來與你是老主顧，要會你一會；二來有個口信，還有些銀子，要親手交你，所以道府。」老實道：「是甚口信，怎又有甚銀子？」朝奉道：「還是十月裡，在鎮江飯店裡遇著一個貴處人，姓劉，說是你的親戚。」那人說到姓劉，璇姑便側耳細聽，石氏慌忙在門縫中去張看。只見那老客人在兜肚裡掏出一封銀子，說道：「他病在飯店裡，奄奄一息，我便不認得他，他卻認得我，知道我與你熟識。我要到杭州，他說有剩的幾兩盤費托我帶來，要親手交與你的。」老實吃了一驚，接了銀子，忙問道：「他叫甚名字，與我是甚親戚，如今病可好些？」只見那老客面上慘然不樂，答道：「不要說起，到第二日日平西時，就沒了。他的名字忘記問他了，他原住在湖上，五月裡才搬的，他叫你表兄。」

張老實滿眼掛出淚來，璇姑也覺兩眼酸酸的，汪著眼淚，這石氏如萬箭攢心，一陣亂跳，早已暈死在地。璇姑嚇得魂出，與四嫂連忙扶救。張媽也顧不得客人在外，飛奔進來，大家救醒。那朝奉便要出門，被老實一把捺住，說道：「這事還有可疑，正要問個明白哩。」這裡璇姑勸石氏道：「也還未見的實，又沒啥仔憑據，未可全信。即使果有此事，也須問明了地方及店主姓名，好去收拾骸骨，埋葬祖墳，到那時從容殉節，才是道理。」石氏只得咽住哭聲，聽著張老實問道：「我一個表弟姓劉，雖係出外，但他並不要到鎮江去，如何朝奉說在鎮江店裡遇著他？就是病了，也該胡亂寫個草信，怎麼字也沒有一個？至於行李衣物，也該拿一兩

件回來做個憑信，因何一件俱無？只怕還另有其人，不是我這舍親姓劉的。」朝奉道：「你說的這位令親就是我遇著的，是不是我卻不知，我只管寄銀信就是了。至於床鋪等物，說也可憐，你說他還有甚麼信物寄來嗎？我記得是七月初頭，大氣雖熱，他卻是赤身睡在門上，連單被褲子都是沒一條，如何得有寄回呢？」老實道：「他出門時帶有行李，到那裡必定帶著，若說缺了盤費，典賣掉了，就不該剩這銀子了。」朝奉道：「我也曾問過，他說是原到吳江找他一個姓文的親戚，因那姓文的已往安慶拜什麼年伯，他就慌忙趕到安慶，找著了姓文的，同著吳江兩個朋友合坐一隻江船下來，一路在長江安然無事，豈知船到鎮江正要收口，忽起大風，打在金山腳下，船在石上撞破，一船的人都落下水去，江邊許多救生船隻趕去，撈了一個不識姓名的船家，合你這劉令親，還有姓文的一個家人，其像都隨水流到大江裡去了。你令親說到那裡還想著那姓文的，只顧淌淚，倒是我再三勸住了。」石氏扯著璇姑痛哭道：「姑娘，我和你一般苦命了。」璇姑收了眼淚，低低勸道：「嫂嫂不要急壞了，此信大都是假，晚間和你計較。就是真的，我和你安心就死，正好結泉下夫妻，亦不必徒作楚囚之泣。」石氏也沒心腸去聽下文的話，呆坐在椅上出了神去。

直到客人去了，老實哭將起來，把一封銀子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「我看表弟也不像個短命的人，那知道遭此橫禍。我方才細細問明，原來表弟救起來時只穿得一條褲子，因船裡暑熱把衣服襪子都脫掉的，鞋子也擦在江裡，到岸上才買一雙草鞋穿著。這銀子虧得放在身邊沒有失落，說是還有姓文的銀子在內。棺材是隔日前已托店家買就的，寄銀之時已經垂斃寫不動字了，那店家住在鎮江西門大馬頭上，姓王叫做王三道。若要收拾屍棺，早晚我替你去罷，休要苦壞身子。四孀子，你替我勸勸，這也總是前世事了。」老實哭了出去，四嫂和張媽都含著眼淚勸了一會，也自去了。

石氏問璇姑道：「我想起來，這信竟是真的呢！吳江一水之地，文相公來不來俱該回家，怎就擔擱到三四個月？這寄信客人怎肯把自己銀錢來哄騙人家？你方才說此信是假，是怎麼緣故？」政姑道：「我也因哥哥出去，杳無消耗，日日憂慮，方才一聞凶信，原是驚惶，只因沒有確據，尚未深信。到後來，說出翻船之事，我便猜破九分，知道這是假的了。」石氏道：「江中遇風翻船，這是常事，怎麼就不信呢？」璇姑道：「哥哥相貌，將來正有際遇；至文相公，大耳豐頤，尤屬期頤之相。況他立心仁厚，度量寬宏，仗義扶危，濟人利物，論積善餘慶之理，何至不保其身？即或氣數不齊，斷無橫死之理。那惡奴見我誓死不從，自然復出奇計，先寄此信絕我之念，然後再來說誘，活我之心。那寄書之人與這銀子定是惡奴所為，我和你不要被他惑了。」石氏大悟道：「姑娘所料十有八九，但你哥哥與文相公因何並沒信息？你哥哥又在暗九，算命的俱說要防大病。我們畢竟向鎮江店裡去討一確信才得放心。」璇姑道：「明九暗九之說最是荒唐，命理深微，又豈庸夫所測？哥哥與文相公俱有別故擔擱，亦非異事。我們兩個女子如何出門，舟中既為敵國，則所托何人？不是領入惡奴坑阱，即串通姦徒，弄成疑塚，我們亦無從辨識。不如專心守在此間，把這把皮刀，這條苦命，黏在一處，或者災消福至，哥哥忽然回來，便可脫離羅網。不然則數在難逃，我和你視死如歸，姑嫂二人攜手於九泉之下，安心等著哥哥與文相公陽壽終時再圖相會便了。」石氏此時疑團已破，便不甚悲傷，贊道：「姑娘識高心定，見理透徹，料事如神，使奴家頓開茅塞，我和你安心守去罷了。」因把銀子送還，只說托張媽藏收，竟不提易服搬棺之事。

到了次日，四嫂來打探了幾回，不見動靜，待到將晚時候，又進房來，勸石氏道：「這信不知是真是假，就是真的，也是大數，無可奈何的。大娘年紀正小，也不要去想思量他了，尋點事體做做，或看看書，下下棋，分分心也好，休得苦壞了自己。大姑娘更不消悲感，手足分上卻也難怪，橫豎有人照應，將來遇了貴人，尋得好對頭，你嫂嫂是賢慧的，決不虧待，況住在至親家裡，鄰舍又多，大家幫著還你享的富貴榮華哩！大姑娘，我帶來幾部書，替你們兩個解解悶，閒著和你嫂嫂看看，勸勸他，我明日再來看罷。」說著重到老實房裡，叮囑了張媽，叫他管著他姑娘，又不知說了些啥話，咕咕囔囔的半歇，才轉身出門去了。

這裡石氏、璇姑竟把昨日客人寄銀報死的事擱過一邊，兩人在房裡也不提起。張媽留神察看，頗覺詫異，轉思莫非聽了李四嫂的話，就不悲傷，或是在那裡看書，看出滋味，心無二用？果是如此，四嫂所說的計如今兩著棋都點了眼，今夜那末著棋子不消再下了。正在胡思，只見張老實提著籃兒，買了些現成熟肉、燒鵝、薰蛋之類，右手攜著酒壺，笑嘻嘻的走將進來了。張媽迎著忙去接了，兩人走到房裡，老實向內壁努了一努嘴，張媽道：「說來也奇怪，今朝兩個竟沒提起一字。」老實道：「這事有轉機了，我們晚上趁這酒餚，邀他兩個同吃，帶點酒意，那事兒就容易動了。」張媽不答，只管翻著籃兒，忽失聲道：「阿呀！你這老頭兒瘋了？啥事情買許多東西！」復低聲道：「你真真起來了？這不過是個由頭兒。你還記得並親的那夜，你一杯，我一杯，吃得半醉，同進房來幹那一生一世第一遭兒。如今沒啥快活的了，就是要吃酒助助興，只消十二文買包豬頭肉，和你兩人油一油也就夠了，你倒要吃起和合飯來，只怕你那棉花條兒就在酒裡浸了三日也不會硬朗的。」老實膩了臉，只是笑。張媽拿了酒餚，在外面桌上擺好，趕去燒飯。忽聽門外有人喊叫，老實進來說：「李四嫂和你說話。」張媽丟了火鉗走出來，四嫂用手一招，跨出門外，交頭接耳了一會，張媽才得進來。老實根問道：「四嫂袖子裡塞出來的是啥東西？」張媽不答，低著頭燒火。停會飯熟，進去請了石氏、璇姑，四人坐下一同吃著，張媽開口道：「這是老頭兒恐你們傷心，特地買來替你們壓驚散悶，須多吃一杯兒。」璇姑等看見酒餚，因住在老實家裡已是四月，油煎豆腐都沒嘗過，今日怎得如此破鈔，不免疑惑，因推不會吃酒，把張媽揀的一塊素蛋吃了。石氏亦略為領情，便起身進廚，盛了兩碗飯，同璇姑吃畢，道聲失陪，先進房去。外面老實夫妻居然我斟你酌，把這酒餚都收拾到五臟廟去。

酒已微醺，胡亂吃過了飯。那知張媽從不吃酒，一兩杯落肚，登時面紅耳熱，氣逆頭眩，七斜一雙七八層皺紋的俏眼，向老實道：「我已支撐不得，你去收拾廚下罷。」老實真個把盤兒碗兒杯兒箸兒壺兒瓢兒一件件收拾起來，連那桌上的蛋腐兒鵝骨頭兒荷葉包兒一古惱兒丟人糞箕之內，然後到廚下洗抹乾淨，息火出來。石氏姑嫂早把房門關上。老實進來，張媽躺在床上鼾聲如雷，老實則怕誤事，忙向推醒起來，斟過一盅茶，卻是冷的。張媽呷了一口，覺得酒氣減了好些，聽著內邊房裡寂無聲息，燈火尚明，知道未睡。老實與張媽商量做那勾當，卻自知年老，不敢輕試。張媽說出李四嫂叮囑的話，倘或支架不住還有解藥，老實方始放心。兩顆紅丸，各啜其一，將茶送下，於是息燈上床，爬在一頭睡下。這裡石氏、璇姑因老實夫妻今晚買些酒菜，早已起疑，隨後李四嫂又來，鬼鬼祟祟，不知施出怎樣毒計，卻不道老夫妻有這等事。

璇姑擔驚已久，自戳頸之後，公子未嘗再來，變出花樣，百般引誘，都是有人貪財獻勤之故，以至心猶未死。料想今夜斷無他故，因把四嫂送來之書展開一看，是一部《會真記》，一部《嬌紅傳》，一部《好逑傳》，板清紙白，前首繡像十分工致，約略翻閱，卻已得其大概，指著書道：「嫂嫂，四嫂拿書來，恰在客人寄銀報死之後，惡奴奇計，愈覺顯然。但這惡奴費盡心思，百般纏擾，如何得了？你我兩個女人，就要跳出坑阱，別尋住處，卻又是哥哥主意搬到這裡來的，定為他們所阻。你我苦命，應絕於此。死固分內，但差哥哥與文相公均不知道。這些人混造黑白，轉恐污名難受耳。」石氏道：「我看惡奴不過紈袴性成，驕奢淫佚之尤，論到底來，並非險惡。這些人在他跟前獻勤，圖他財帛，止道姑娘是個尋常女子，不慕財便愛貌的，生長小家，伶仃孤苦。即使姑娘絕世聰明，也還恃著顧影少年，風流才子，必有一端可以動得你心。若不是旁人撮弄，你看那夜之後，已是絕了蹤跡，豈非惡奴尚有怕事之心，不比別的強暴麼？姑娘拿主意，不動聲色，再付他幾個決絕回音，或者惡奴心冷，我和你從災消禍退了。」璇姑道：「我也如此想，就是那夜，他見勢頭不像，只管發抖，怕奴跑出去。究竟公子性兒，還是要面皮的。看那相貌，也不是下賤，若使改邪皈正，功名富貴也可操券。只是祖父掙下家財，現成享福，逸則思淫，專在粉黛叢裡過活，邪氣日深，正氣日薄，引入旁門左道，妄想升仙，練習採補。那班妖道供養在家，怕就是禍根哩！其餘的人，不是他家人小子，便是住房貧戶，那個不奉承他？自幼至長，不歷艱險，不聞規諫，就把良心汨沒。想是他連氏祖宗及現在做尚書的造孽太重，不該有個賢子孫，這也是一定的理。但我落在坑阱之中，橫豎不能跳出，若以勢力相爭，終於一死，不如寫幾句偈語夾在這書裡，使他見了或者激發他羞惡之心，再不亦可以報應禍福動之，所謂疾馳之馬，見石回頭；方燒之炭，入水便熄。天下事，惟陷之深者，其出愈速，窮極則變，理有固然。我且試他一試。」石氏未及回言，忽地雙眉直豎起來，怒容可掬，側過耳來在那裡細聽。璇姑取出一張紙，提筆便寫，正是：欲傳振聵驚聾語，驀地殘雪破兩來。

石氏聽得不耐煩，低聲問道：「姑娘聽見麼？」璇姑尚未寫完，答道：「可憐，可憐！」仍舊在那裡寫。石氏方才忿火中燒，怒髮直指，恨不把自己兩隻耳朵用力割掉才是乾淨，卻見璇姑毫不在意，只說得「可憐」二字，便覺心地清涼，想到他們扮鬼作祟，徒勞無益，如今兩老竟連命都不要起來，實在可憐。無奈隔壁的聲音越發響起來了，起先不過尋常交媾之聲，到後來那只竹架的床，咕咕格格，震動不止，淺房促屋，靠著腰壁，貼緊兩人坐處，競像是牆塌壁倒的光景，連一碗燈盞都要震熄，桌上茶杯碗台忒忒的移動。聽見張媽只是心肝肉兒的叫，卻又是氣喘吁吁，叫了這聲接不著那聲。老實在那裡死命的用力，像是抬轎，又像撥石礮，又像是舂米，到得後來，張媽變了聲口，喘著氣道：「我要燒煞了。」老實低聲道：「我也掉在火坑裡了！」璇姑滿心懊惱，不忍再聽，看看燈油將盡，詩已寫完，那桌子上物件無一不動，不堪再坐，因把寫的詩夾在《嬌紅傳》中，匆匆上床，倒頭便睡。石氏慌忙收拾書本，也自息燈上床。兩人本屆三貞九烈，性定不搖，石氏雖差一間，卻被璇姑提醒，便覺若無其事，不多時俱已睡熟。

誰料到了後半夜，石氏忽然驚醒，聽得張媽嗚嗚咽咽哭將起來，心知有變，急急坐起細聽。且說此哭為何？原來老實夫妻貪財忘命，不顧年紀，謹遵公子教令，嚥下紅丸，脫衣上床，就去幹事。老實覺得腰間棉條忽地硬朗，驚喜非常，抱住張媽，望那陰戶裡挺然直入。張媽藥性已發，老實撲將下來，急去掰住肩膀，一手摟著腰裡，舒開兩胯，緊緊一夾。老實脊骨裡面一陣酸疼，怕極欲逃，卻被藥中熱氣並住，前陰龜頭裡癢不可當。那張媽身子顛擺不定，亂竦亂拋，又是抵死不放。老實只得拼命衝突，張媽已如捻面搓糖，開交不下，弄得皺眼酥斜，焦唇牽掣。那知兩人渾身火熱，骨節毛孔中都如熾炭一般，倏騰騰的烤起來。老實撐著鐵棒，直搗中心。張媽雖在周旋支格，卻因此番意興不比尋常，那核心裡燒得烈火似的，連那夜老實拿了布頭揩抹的東西，不知如何這樣乾淨，足足弄了兩個更次。竟是糞糠裡榨不出油來，一個黏滴俱無，枯乾欲裂；一個生發不出，痛癢難當。漸漸的動彈不來，摟著身子，歇息一會。怎當得藥力太大，真個要並作一堆兒燒化了。張媽咬定牙關，狠力忍著，老實伏在肚上，汗流氣喘。停了半晌，聲息漸微，張媽覺他四肢沉重，睜眼看時，只見老實兩眼已翻，竟犯陽絕而死，頓吃了一驚。霎時間轉喜為悲，忍不住淚如泉湧，卻不敢把他推開，緊緊抱著，喘了十來口氣。石氏聽得明白，走下床來，喚醒璇姑，坐起再聽，約略有頓飯時，張媽帶哭帶叫，兀自不應。正是：

不道黃金能買命，偏教丹藥快傷生。

總評：

四嫂看風使舵、口舌瀾翻，兼奉母傳仙著，助以孽道假書，當其局者難乎免矣。而璇姑不動聲色，順應有餘，匪特心定守堅，亦緣品高識卓。素臣諸妾俱臻絕品，而璇姑尤為巨擘，其極力襯托出素臣之神品。可云筆妙。

璇姑初聽大郎死信，未免驚惶；及聞涉及素臣，即知為連城之計。非重素臣而決其不死，輕大郎而信其死也。氣數不齊，內已包素臣早夭之意；所不信者，其橫死耳。且專報大郎，與連城圖奸尚隔一膜；至並壓拉璇姑，則奸謀隨然可識。此所以一信一不信也。然非透骨聰明，何能徹然言下。其卓識自不可及。

「皮刀苦命黏在一處」，讀鸚鵡語，不知出自何人。鶻突至此，乃忽然一照空明如水晶屏風，令人屢欲手捫，不覺頭觸。

璇姑所見俱高出石氏一頭地，與素娥所見俱高出鸞吹一頭地，遙作章法。至起可憐之心，則正與石氏相反，而與素臣之憐田老者如出一口，可為是夫是妾。

璇姑一詩消釋張老夫妻無限氣力，此糞穢中發出九穗嘉禾。上為國瑞，下贍民富者。尤妙在「燈油已盡，璇姑匆匆上床，石氏慌忙收拾書本」，開出後文立地翻空世界，豈非絕世文心。

前一次淫聲，石氏始而驚訝，繼而污耳、繼而指發，及聽璇姑「可憐」之說，心地始進清涼；至後一次則一片驚憐之念矣。璇姑感人之速如是，後入素臣之門，遂有顏子之目，也固宜。